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

大勢「英標」換「國標」

潘國森

香港有全民學英語的傳統，成效卻算不上特別好，至少達不到新加坡的平均水平。

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是被英殖民統治一個半世紀，平庸的英國中學生遠渡重洋來到這片被英國殖民統治的樂土當警察，立刻就是有好幾十個下屬的督察級警官。

即使回歸之後，法律系統、醫療系統、工務系統、商業財務系統等等，都以英語作為首選操作語言。於是乎學法律要當律師法官、學醫要當醫生、學工科要當工程師、學財務商務要當會計師等等專業的……在求學時期就要用英文課本、聽英語課；學成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後，每天日常工作都要用英文撰寫各種報告。在這個大環境之下，香港小孩能不學好英文的讀寫講聽嗎？

不過，我們還該慎思一下，亞洲社會是否必須用英語操作？若橫向比較，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英語教育頗被詬病，他們中學生平均水平，實難以有效與「國際社會」溝通接軌。或許日本社會真的不需要太多英語流利的年輕國民。香港過去有大量不會漢語漢字的英籍行業領袖，受他們統領、管治的小市民只好努力學點英文去適應遷就了。

本地居民九成以上是廣東人，外省人長居香港的也要學點粵語。菜市場（廣府話稱為「街市」）的小商販遂以服務本地中國人為主。但是近二三十年，大量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傭工湧入，許多家庭的食物開支花在那裏，都改由外傭支配，於是過去用不上英語的小商販也要學一點英語會話應付。看來沒有必要讓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小孩「全民學英語」。我們國家需要幾許英語讀寫聽講都流利的人才？按比率來說，該不必有港英管治時那麼多。

大概十多年前，一位也是學工程的前輩對筆者說，工程項目的標書已大多改用中文，而且還是用簡體字。筆者小時候學過點工程學的皮毛，那個年頭課堂上講的都是「英國標準」（British Standard，簡稱BS）。資本主義社會講究「顧客永遠是對的」，花錢搞項目的大老闆來自中國內地，他們可不必看英國管治者的臉色！過去以服務「英文人」為主的香港工程界當然要好好進修，務求滿足貴客的需要。隨着中國在各個工業領域上的長足進步，「英標」派得上用場的機會銳減。「國標」（全稱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」，英文簡寫是GB，即Guobiao）上場了！

當然有些領域必須儲備足夠的超強英語專才，例如中國外交官全部都精通外語（當然主要還是英語）。中國外交官與美國人交手時，循例只聽不講，講英語的話都交給傳譯員。美國外交官若缺了傳譯員的幫助，就聽不懂中國對手的漢語了。中國外交官知彼知己，由是佔了先機。

中國基礎教育逐步廢除「全民學英語」的舊習，其實對廣大的學生也有好處。近年世道有逐漸回復到漢唐舊規的趨勢，愈來愈多外國朋友知道要學好漢語，才可以抓緊更多發展機遇。中國太空站公告用漢語為操作語言，某國就氣急敗壞地要中國「改回」用英語。不過世界各地有志成為宇航員的人才早就乖乖地先去學漢語了！

一葉知秋，風向開始轉了吧！

人生憑闌處

春日遲遲好讀詩

童心

每個學期快結束的那段時間，都會有學生問：「我們為什麼要讀古詩詞？現代漢語的表達不是更好嗎？」有學生因為考試成績不佳，發郵件大吐苦水：「我們用了那麼多時間、精力，把課本上的古詩詞背得滾瓜爛熟，為什麼考卷的題目，又常常不在這背誦的範圍裏？那我們的學習和記憶，到底為何？」

我也曾困惑。從學生時代的一路苦讀，到如今在講台上教書育人，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幾乎都與古詩詞相伴。每到暮春時節，我總會想到《論語》所說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幼年時的「欲窮千里目」，少年時的「長河落日圓」，青春時的「散髮弄扁舟」，再到中年時的「寂寞沙洲冷」，從無憂無慮的單純欣賞，到整日面對柴米油鹽、人心不古的唏噓慨嘆，詩歌究竟帶給我怎樣的意義和力量？以至於讓我每一次站到講台上帶領學生徜徉於中華傳統詩詞之中時，總會忘我地投入，並試圖在極有限的課堂時間裏，引領學生去探索「獲得分數、應付考試」之外的眼界和時空？

的確，詩歌從來不是人類生存所必需，不論是讀詩還是寫詩，本質上是一種高貴的生活方式。而這份高貴，與金錢無關，不能用物質衡量，甚至，對它們的學習和熱愛，會佔據我們原本可以炒股、炒樓等等賺錢的時間。但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見證，那些美好的古詩詞，在我們的反覆吟誦之中，先賢們的所思所想鮮活地躍動於眼前，將相隔百代不曾相識的我們和他們，用中國人獨有的生活習慣與情感傳統，聯繫成一個文化的整體；在面對現實生活的林林總總之時，我們可以從古人的遭遇中尋求智慧和慰藉，在吟誦中感動，在感動中培育健全的人格，獲得無盡的精神力量。

我並不是說諸如醫學、法律、商業、金融這些就不高貴，但詩歌的獨特之處恰恰在於：它能夠為我們帶來超越時空的「遇見」，從而讓我們體驗到生而為人的快樂與感動。再拓展一些，每一首詩的背後，也許承載的是輝煌，也許承載的是失落，但是跨越千百年之後再到現在，無論輝煌還是失落，它們共同成為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，成為整個民族的自信和驕傲。

又是5月，再過幾日便是立夏。《詩．小雅．出車》有言：「春日遲遲，卉木萋萋。倉庚喈喈，采蘩祁祁。」凱旋歸來的戰士熱情歌唱，金戈鐵馬的生涯中憧憬詩與春天的美。春日遲遲好讀詩，作為現代人的我們，吟誦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詩詞，必有一種尋根之美，在廣袤的精神家園中，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心窗常開

和服韓服 學習時光

潘明珠

今年香港學生因疫情影響，提早放了特別的假期，我親戚的孩子們也快迎來畢業禮了，這個畢業禮大家都不想局限於線上，而是真正親身到校園，摘下口罩拍照留念呢！

我在家整理雜物時，看到自己在日本的大學畢業照、櫻花樹下的和服照，真美啊！事實上我們在東京三鷹的校園，從入口通往主要教學樓的大道兩旁，都種植了櫻花樹，那是很著名的賞櫻景點。記得我父母特別飛來東京出席我畢業禮，領了證書後，我的日本同窗特意借和服給我穿上，以便我和父母在校園拍照留念。

初到日本留學時，我渴望並想像自己穿和服的樣子，對和服的情意結，大概受看了日本電影所影響，印象深的是吉永小百合演的《細雪》，她演大阪船場舊式家庭四姐妹中的三妹，每次出場穿的和服，絢麗如花，很優雅吸引，有古韻味道！後來我看了童話故事《鶴》，講述由鶴化身報恩的仙女，極淒美傷感。想不到小百合也拍了《鶴》的電影，穿上純白和服，在皚皚白雪和群鶴中，道別凡間丈夫，遠飛而去，畫面極盡仙姿，呈現出純潔無垢，只為報恩的美麗心靈！難怪在日本婚禮中，新娘都是穿白色和服，以表現純美的愛吧。

我想，每個地方的代表性服裝，反映着他們文化的一部分，在留學期間，通過穿着和欣賞和服，我認識到日本人的細膩雅致的心思及其淒美美學。穿上細花和服，在櫻花紅粉光影下的我，多像日本青春校園片中，對新知充滿好奇，又感迷惘的追夢女子呢！

年前，為了延續青春學習的心態，我開始去學習韓語，雖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，學習力或會稍有下降，但老師瑪利亞有耐心，教得好，我有日文的底子，對掌握韓語的語音發音和文法學習等方面亦有幫助，所以在我堅持努力下，我於韓語初級班終取得畢業證書了，為了紀念畢業，我也來穿上韓服，又在韓大鼓前與老師合照。老師依依不捨地說，現因疫情嚴重，她暫時也要先返回韓國了，而我也不得不暫時停學，不能升到中級班。

語言學習一旦停下來，便很容易忘記，有人覺得這樣中斷了學習，恐怕會把之前學的都丟失了。但人應向前看，活到老，學到老！我認為語言都可從生活中學習，現在，我看韓劇會聽原聲，也會留心聆聽當中的對話，這樣點點滴滴繼續自學呢！

◆韓服 作者供圖

翠袖乾坤

網上知識浩瀚如海

余似心

疫情嚴峻的日子我把所有社交活動都取消了，連外出吃頓飯也不敢，加上在家工作，空餘時間多着，我花時間最多的是上網，相信大部分人也一樣。上網聽歌和學繪畫是我最大的愛好，很容易便消磨了一天。實在感謝互聯網的發明人和在這科技範疇作出努力的人，世界因你們而突飛猛進，你們的貢獻加速了人類的文明、智慧和常識，是歷史功臣！

學生因為不能實體上課，幼稚園生也學會了和習慣了網上學習，這技能受用無窮。網上雖有着無限的知識，但要小心選擇，懂得分辨真偽，孰優孰劣，免被矇騙。

在沒有互聯網的日子，要查找一點資料可能要翻箱倒篋，要到圖書館或大的庫存中心花很長時間查閱。現在按二三個鍵，大批資料都出來了，即時獲得協助，立即就學會了，再去發掘新的知識，又是一下子的事。前人花上多年時間做的學問功夫，我們就那麼一瞬間學曉了。

有一朋友疫下失業，掉了高薪厚職。有幸獲得一份教小朋友美術創意的工作，他本身雖修讀藝術，但並非什麼技巧也懂得，於是他花了多天在網上學習不同的美術玩意，如酒精畫、玻璃畫、浪漫粉彩、抽象塑膠彩圖案、曼陀羅等等，再從淘寶買來工具和顏料，憑着他的理解能力便充當美術教師，居然令小朋友們興趣盎然，創造出令人驚喜的作品，校長滿意家長高興學生樂透。他的教學生涯得以延續，生活不愁，新知識都是不費分毫透過網上別人分享的經驗而來。

我尊敬的多位畫家老師分別在台灣、內地和香港，已久未能前往跟他們上課了。我和在世界各地的學生一樣，透過網上聽課和看他們示範，上傳畫作聽他們評論。

這段期間我還學習法文，網課老師滯留了在法國，但沒有影響課程，他還藉此教導我們法國的生活和文化，尤其是法國大選反映的政治體制。真是無須出門也可以吸收無窮無盡的知識。

百家廊

回家的日子裏

高明昌

下午回家，是算準時間的，都在下午3點前後，這段時間，海邊村的母親，南橋鎮的兒子，午休都已結束。母親把灌了熱水的瓶子捂在手裏，從房子裏走出來，向東走，走200米，走到機耕路。母親知道再過半個小時，她的兒子要回來了，所以現在到機耕路上，向北方望一望，那是兒子回家的必經之路。3點半還差幾分鐘，母親就回到了家裏，好像有點悠閒的樣子，東摸摸西看看，她在等我，在等一個碰頭，也等一個告知。

我回家了，車停堂兄家場地，穿過爺叔家的新屋，跨過水泥路，轉一個右彎，再轉一個左彎，然後就到了家門口，看見了站着，或者坐着的，非常安靜的母親。

我滿臉堆笑，告訴母親：「老娘，我回來了。」母親的臉一片祥和和自豪：「好，早的，冷哇？」這是我們母子每次見面的問詢話語。母親知道，我也知道；我這麼說，母親這麼回；我先說，母親後說。沒有變過句子，沒有變過順序，沒有變過口氣，沒有變過神情，嘴巴順了，心裏順了。

這個問答，成了每天下午進門前一道工序。問答結束以後，母親拿起籃子，要去菜園裏，去之前，她會問我兩個問題，一是今晚我們吃什麼蔬菜？二是今晚回南橋想帶什麼蔬菜？第一個問題，是我們娘倆一起商量後再決定的，第二個問題我會說家裏的蔬菜還沒有吃光，意思是不需要的，但要看母親的神色，有時會加上一句，反正，我明天還要來的。這句話母親最聽得進，母親就說我知道了。

有時我回家後會再去錢橋鎮上去買菜的，我不是氣量小，我要看看，前一趟買的菜，母親吃光了沒有，如果沒有，我會少買些，如果沒有了多買些。這樣做符合母親的想法。我想說說買魚的事情，母親喜歡吃魚，但因為已經用上了假牙，魚骨頭的剔除有點困難，所以我買魚就買肉多、肉整塊的魚，比如鱸魚、鰤魚。買鱸魚，母親說小些，買鰤魚母親說太貴了。我在吃飯的過程中與母親開玩笑：「你這個年紀還能吃多少的鰤魚？」意思是不要嫌貴，兒子我也買得起的。

有一次母親對我說，這鰤魚的肉，切開來軟乎乎，亮晶晶，可以生吃的。那麼鱸魚呢？母親先是一笑，然後搖搖頭說：「不軟的，也不亮的。」就是啊，一分價錢一分貨，老娘，你服帖了嗎？後來母親再也沒有說買什麼魚的事情，但母親一直要求我買的鰤魚個子要小一點，要撿最小的個子買。母親穿了套鞋，去了菜園，大概20分鐘以後回來。那時，籃子裏滿滿的蔬菜，母親會倒在地上，開始分類挑選，然後再水洗。我怕母親冷，建議加一點溫水沖洗。母親說，井水是暖的。我用手往水裏試了幾次，暖，是沒有的事，但不凍痛手指頭是事實，也就隨了母親。

我開始燒菜了，我們家的菜只要我在5點半之前燒好就可以了，我最小的姐妹還在廠裏上班，每晚5點25分左右到母親那裏，我們要一起吃飯。這樣的熱飯熱菜，還真的熱心腸。吃飯呀，人多熱鬧，再說，平常日子，和母親一起吃飯的人不多，有時是兩個人，有時是3個人，有時是4個人，一周一次才5個人、6個人。人數一直在變化，但只有一個人始終沒有變化過，那就是我白髮蒼蒼的老母親。所以，飯桌上，多一個人吃飯，實在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。

飯很快吃好，碗盞也很快收拾好。接下去是坐下來說說話，一般說上半個小時，有時是一個小時、一個半小時——回家了，每一次都是母親催的。母親總是借了一個理由的，而且這個理由一定是事實，無可反駁。母親說，落雨天，你早點回去。雨不落，母親說，天很冷，你早點回去。雨不落，天不冷，母親說什麼？母親會說，今天忙了大半天了，人吃力，早點回去休息。我回去的時候，姐妹們早已準備好了我應該帶回去的一切。母親叮囑她們別忘記什麼？其實，不會忘記，因為怕忘記，所以已經打包了，已經放在走路的口子上了，你不拿走，你就會被絆腳的。

我回去了，起身，我對母親說，娘，我回去了。母親十分平淡，說，車子開得慢一點，安全些。我說，我車子一直開得很慢的。母親不說了，起身，跨步，送我到門口，望着我走遠。我會再次說，阿媽，我回去了。母親沒有說，繼續站着，只是推了推手。我說你進去吧，然後就走了，而且不回頭，我不想看見母親送我的樣子，這讓我太心酸，因為母親老了，腿腳不便了——母親，畢竟86歲了。這是每個晚上與母親話別的過程，我一點也不覺得囉嗦，而覺得溫馨。我的車子真的開得很慢，這是我心底聽從母親囑咐的一個行為。在母親的背後聽母親的話，這比當面的承諾重要百倍千倍。我想起了古人「出必告反必面」古訓，我現在做的是「反必面出必告」，順序有點反了，但道理是一樣的，效果也是一樣的。

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有多少年，但我相信，我與母親的碰面、告知、話別，是一件事情，是一個對生命敬畏和維護的行動，也是自己修身養性的一個途徑。只有這樣，我與母親血脈情緣將會更加牢固，我們會因此而更加幸福。

我說，母親說，母親說，我說，這真好，這比起已經沒有了母親的人、沒有母親話語的人，我要感恩母親，因為你的存在，我的生活很豐富，我的生命很豐盈。

網人網事

老子說得對

狸美美

眾所周知，傳說中的老子說過許多話，當中很多都智慧得不得了，就比如小狸今天特意拎出來的這句：「禍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禍之所伏。」這句大智慧名言知名度頗高，出自《老子》第58章，意思是福與禍並不是絕對的，它們相互依存，可以互相轉化，比喻壞事可以帶來好的結果，好事也可能會引發壞的後果。

兩千多年前的思想，放現在依然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就比如眼前折磨了人類快3年的這場世紀瘟疫，禍得已經不能再禍了，但仔細扒開看看，卻也能在夾縫中找到些許依伏的「好消息」。

比如，疫情之下，全世界的煙民們忽然都默默地戒煙了。前不久，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在一份聲明中指出，新冠大流行以來，全球煙民人數下降了13%。這個數據來自澳洲悉尼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，該報告對來自24個國家共31篇科學文章進行了詳盡研究分析，當中包括近27萬名煙民的自我陳述。這份大基數的調研報告還披露了一些更詳盡的數據，包括西班牙的煙民比例從13.9%降至8.8%，意大利煙民比例則從25.1%降至21.8%。

無獨有偶，就跟商量好了一樣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前不久也公布了一項調查數據，顯示美國吸煙人口在2020年時降至歷史新低。雪茄使用量漸趨回落；電子煙使用量從上一年的4.5%下降到3.7%；而香煙作為最常用的煙草製品，成人使用率也從之前的14%下降至12.5%。

疫情之下煙民為什麼會戒煙是個有趣的問題。首先需要肯定的是，專家分析，煙民們確實應該是出於和疫情有關的原因而戒了煙。這當中包括，煙草漲價和疫下生活方式的改變可能發揮了作用。例如，減少社交活動後，那些「應酬煙」自然不必再抽了；突然在家全職帶孩子的父母可能減少了吞雲吐霧的機會；而不吸煙就避免了在戶外時手指接觸嘴唇，從而降低觸摸傳染的機會；此外，聽說吸煙者可能會增加重症機率這件事，相信也嚇住了一些煙民。

再「舉個例子」。疫情之下，百業俱廢，但日本漫畫卻迎來蓬勃發展。據西班牙媒體報道，因疫情而禁足的非常時期，市場上所存書籍的銷量都顯著提升，尤其是日本漫畫的業績一騎絕塵，已經大幅超越了老牌美國超級英雄漫畫。

疫情之下為什麼日本漫畫會領跑依然是個有趣的問題。當地業者認為，禁足使平日最愛社交的青少年團體成為相對增幅最大的「新增宅家人口」。久負盛名又很對年輕人口味的日本漫畫自然就火了起來。

戒了煙的前煙民和火了一把的日本漫畫，在不幸的疫情中當然詮釋了「禍兮福所倚」，但小狸想說的是，這些個別群體「夾縫中的好消息」只類似於「小確幸」，而老子的大智慧絕不止適用於小確幸，它普惠於所有人——在這禍得不能再禍的疫情之下，人們收穫的對人生的各種醒悟，能夠指引我們更好地珍惜此後的生活。這才是那終極的「禍兮，福之所倚」。

信而有征

似兒童般

劉征

最近在看朗西埃，關於審美，他雖未道明，卻實實在在地把象徵主義看成是一種時代精神。然後，令他倍感需要解釋清楚的東西並非象徵主義當中存在的符指和表徵，這些符號學常常用到的詞總是試圖將我們的生活變成一種符號，讓具體的脫離開具體，成為一種抽象。

朗西埃反思符指化，因而他談論現代舞者富勒、詩人蘭波、哲學家尼采。這些人都是不穩定的代表，他們儘管意有所指，可並不是讓他們的對象變成一個一成不變的符號，而是為了展示各種變幻莫測，使死的變活、讓靜態運動，令情緒是它所是。這種不穩定性，在朗西埃這裏成為被肯定的狀態，因為它們極富生命力。而生命，至少在某一個很小的角落，還保持着本身的不可捉摸。

克里斯蒂娃把這種不穩定叫做詩性，她強調刻板的符指化當中那些不穩定而又倍感真實的部分。正是這些部分使一個人被還原為具體的人。一位優秀的作家，不因為他被歸為哪一類作家就成為了一個普通人，他的風格是連他自己也無法控制、並流出筆端的。在這種不穩定而又具有莫名美感的狀態當中有一個最高等級，就是詩性語言。在克里斯蒂娃看來，詩性語言的關鍵就是打破通俗語言的敘事性，而呈現為一種性情。它「刻意模仿了兒童的語言」。這句話道出了真誠、直率和不加修飾的表達對於人來說如此珍貴。

然而，這種對「似兒童般」的頂禮膜拜並非是一種真正的童真。它是一種願望，在模仿當中追求化繁就簡。就像那些簡約主義者所做的，刻意地令自己看上去一無所有、單調。實際上，他們並不簡單，只是擦去了曾經在的細節。儘管在外表看起來，他們與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一樣，實際上卻完全不同。因為簡約是一種精神追求，一無所有卻是力所不及。

然而，朗西埃所肯定的不穩定並非「似兒童般」，他肯定的是一種本能。這種本能未能如願地被整個地規訓為一種理性，並通過理性來反理性。他所提到的不穩定是一種絕對不可控，是伴隨着進取而來，並因為義無反顧而無法挽回的。這種魯莽如此絕決，並與理性和有意識並駕齊驅。這就是朗西埃被稱作激進左翼學者的原因。他的革命意識當中具有顛覆性的部分，使他看起來更像黑格爾。黑格爾宣揚主奴辯證法。在他看來，奴隸可以戰勝自己的主人，是因為他不擁有一切的物，僅擁有精神。那麼，他只要在精神上戰勝自己的主人，他就戰勝了一切。馬克思受到這個思想的影響如此之深，才會去提倡革命。因為精神勝利在反物質的狀態當中看起來這樣地有希望。所以在革命當中，奪取物，我們就在精神上平等了。既然我們又需要物，那麼實現了物的共產主義，我們就平等了。這種認知先天地承認了精神，是以精神平等作為目的。與這樣的理論相比，「似兒童般」就看起來太溫和了。

這種描述建立於一種承認，把無序招安到秩序當中，令自己看起來像孩子般天真。就好像我們看穿一切，並抓住了最本質的東西。於是，那些繁文縟節就不再能夠限制我們。然後，我們就看起來像個孩子。而朗西埃所承認的兒童性是一種自然存在的童真。童真，就是不可被泯滅的希望。而童真當中的些許空白，絕不是極簡主義式被去除之後呈現的空白，那種不勝其擾帶有某種摒棄和厭世的冷酷。真的空隙，只屬於未來。